

万里来客

邹贤中

到户政室，时间尚早，我打开墙上的壁挂式电视。屏幕上，参加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的外方嘉宾陆续抵达。

十六年前的2009年，我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感染，报名参军，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今天的阅兵活动规模更胜往昔，我岂能错过？

上午九点，来了两名办事群众，一个签注，一个办证。他们递上资料后，又低头专注着各自的手机，手机传递出来的声音与墙上的电视一致。看得出来，他们正在手机上看阅兵直播。

群众离去后，总书记《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》的讲话也结束了，阅兵总指挥报告受阅部队列队完毕，总书记下达了检阅开始的命令。

玻璃门被推开，外面的热气抓住机会，迫不及待地闯了进来。与热气一起进来的，是四位肤色深褐的外籍人员，看样子是一家四口。男子三十五六岁的年龄，他蓄着卷曲的络腮胡，走在最前面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跟在他的身后，蹦蹦跳跳的。女子年约三十岁，头上包着靛蓝色的纱丽，牵着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。四双深棕色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打量着电视上的阅兵现场。

以我的阅历和对辖区的了解，他们应是巴基斯坦人。我所在的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有深圳技术大学这所高校，学校有100多名外教，以巴基斯坦人居多。

十四年前，我跟随部队抵达巴基斯坦拉菲克空军基地，参加代号为“雄鹰”的中巴联合训练。那天下午三点，我们在中部某空军基地出发，灼灼阳光为我们送行。飞机冲刺、爬升，跃入万米高空。我坐在飞机上，俯瞰云海，山河锦绣。下午五点，我们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作短暂休整，随即启航。晚上八点，在巴基斯坦拉菲克空军基地的夜色中落地。

我站起身子，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小。开口说话时，喉咙似乎被什

么东西卡住了。我上学那会儿，初中才学英语。步入社会后，更没有使用过英语，知识几乎都还给老师了。看着眼前的外籍人员，我努力用英语挤出一句“Hello”。他回应着，可我听不懂。他向我比画着手势，又递给我四个本子。

那是他们一家四口的护照。

外籍人来派出所户政室，多是作住宿登记。我按照护照上的信息，一一填写护照号、姓名、年龄、入境时间、入境口岸、来华事宜……填到居住地址一栏时，我问：“请问您住在哪里？”他又开始

长城内外，14亿中国人，或电视，或电脑，或手机，都在见证祖国的繁荣富强。

果然，外教用手指着电视里的方阵，用英语问我：“May I sit here to watch the military parade?”这句话，我听懂了，还没等穆罕默德·哈桑·法鲁克翻译，用简单的英语回应他：“Certainly。”

他们一家四口坐在群众接待椅上。年龄最小的小女孩也不再玩闹，她双眼盯着电视屏幕，目光被分列式方队的恢宏气势所吸引。



烟雨山村 李海波 摄

说英文了。

我急中生智，掏出手机，把自己的提问用AI翻译成英文递给他看。他想必是看懂了，继续跟我讲英文。我还是听不懂。总不至于把他讲的英文输入手机，再用AI翻译一遍吧？这时，小男孩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对我说：“我们一家人住在深圳技术大学的宿舍。”

我大喜，用中文回应他：“原来你会说中文呀，那就好办了。”

“是的。我是在中国出生的，我叫穆罕默德·哈桑·法鲁克，还在这边上学。”

我和穆罕默德·哈桑·法鲁克交流着，他成了我和他父亲沟通的桥梁。他们一家四口都是巴基斯坦人，男子是深圳技术大学的外教。用了四十分钟，我把他们一家四口的信息录好。外教的表情柔和下来，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：谢谢你。”

电视里，仪仗方队率先接受检阅，“中国排面”威武亮相。三军仪仗队如钢铁长城，昂首阔步走来。

事情办好了，他们却并未离去，目光紧盯着电视。我没开口提醒，心想，这特殊的日子，一起见证也挺好。只是外籍人员在场，我看电视是否不妥？尽管，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全国学校都在组织学生观看阅兵仪式，单位也是如此。今天的神州大地上，大江南北，

我没想到巴基斯坦人会对中国的阅兵如此感兴趣。准确地说，这是我第二次和巴基斯坦人打交道。十四年前，我到巴基斯坦已是晚上，还没来得及欣赏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异域风情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投入到了紧张的联合训练之中了。训练结束后，我走在巴基斯坦的街头，群众对中国人极为友善。在巴基斯坦的二十五天里，我读懂了“巴铁”二字的分量。

外教站起来，他双脚并拢，呈“V”字形，挺胸收腹，头部正直，目光注视。他的脸上，写满了威严与肃穆。随即，他右臂迅速抬起，大臂与肩同高，与躯干成直角，小臂伸直指向太阳穴方向。

我被这个万里之外的来客所震撼，被这个不同凡响的巴基斯坦军礼所震惊。我跟着站起来，面向墙上的电视，立正、敬礼。礼毕，我问他：“你当过兵吗？”

穆罕默德·哈桑·法鲁克作了翻译。

外教说：“Fourteen years ago, I was still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and took part in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.”

穆罕默德·哈桑·法鲁克说：“我爸爸说，十四年前，他就在部队服役，参加过中巴两国共同举办的联合训练。”

看他年龄和我相当，又当过兵，还送到了十四年的中巴联合训

练。我激动起来，我们参加的是同一次军演吗？我又问：“是在拉菲克空军基地的那次吗？”

“Yes. Did you also participate, by any chance?”

在穆罕默德·哈桑·法鲁克的翻译下，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他叫穆罕默德·法鲁克·阿里。我们是同龄人，都以19岁的青春年华参军入伍。我在中国空军某地勤部队，他在巴基斯坦空军某后勤部队，都参加了2011年中巴两国的联合训练。国籍不同，语言不同，工作不同，没有直接打过交道。也许，我们曾在机场擦肩而过，甚至在一个会场碰过头。

服役期满后，穆罕默德·法鲁克·阿里回到大学继续学业，直到博士毕业。他对中国向有好感，特别是那次联合训练，更是加深了对中国的印象。他决定毕业后来中国发展。有志者，事竟成。他成了我们辖区的一个外教。我离开部队后，来到深圳，在基层警务岗位上守着一方平安。

已是上午十点多，战旗方队浩荡而来。80面战旗，猎猎作响。我们一边看阅兵仪式，一边聊军旅生活，聊那时候的歼-10、苏-27、苏-30，到如今的歼-16D、歼-20、歼-35A、歼-20S、歼-20A……不知不觉间，8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，8万只气球腾空而起。

穆罕默德·法鲁克·阿里从包里取出一个东西递给我，那是一方靛蓝底色的阿吉拉克，红黑两色，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。

穆罕默德·哈桑·法鲁克说：“这是信德省的传统。我爸爸说，要送给你。”

布料上，纹路曲折。我轻轻抚摸着，滑丝、细腻的触感从手心传来。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，也知道那是千年的文明。

我婉拒着，说：“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

穆罕默德·法鲁克·阿里对解放军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有所耳闻，说是战友之间的情谊，更是中巴友谊的见证。他用英文告诉我，放暑假后，他回到了巴基斯坦，大学即将开学，又来中国上班。昨天早上，他还在万里之外的巴基斯坦。没想到今天上午来派出所办理居住登记，意外见到了曾经共同作战的老战友，还一起观看了如此盛大的阅兵活动。

在这两个小时里，居然没有一个群众到户政室办事。我有些疑惑，又豁然明白，也许，他们都在家里或单位聚精会神地看阅兵直播。

我步出户政室为他们送行。深圳的阳光铺天盖地，大地上白花花的，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。

微风拂过，头顶的榕树沙沙作响。

我回到户政室，屏幕上，阅兵仪式的余晖还在闪烁。

